

南方学院文艺丛书第一种

柔佛的新曙光

郑良树



柔佛古廟

惠及萬民

神恩浩蕩維新天

水德潤澤萬民

恩施南國

南方学院文艺丛书第一种

柔佛的新曙光

郑良树

（本书第一版由新山留台同学会、新山颖川公会及新山
中华公会资助出版，所有收入充南院学术基金）

南方学院出版社

南方学院文艺丛书第一种

柔佛的新曙光

著作 郑良树

出版/发行：南方学院出版社

Kolej Selatan

PTD 64888, 15km,

Jalan Skudai, P.O.BOX 76,

81300 Skudai, Johor,

Malaysia.

Tel: 07-5586605

Fax: 07-5563306

印刷：益新印务有限公司 (45169-k)

Percetakan Advanco Sdn. Bhd.

19, 21, 23 Jalan Segambut Selatan,

51200 Kuala Lumpur, Malaysia.

出版日期：2000年8月第一版

2003年10月第二版

印数：1,000-2,000

定价：RM 15.00

前言

我们经常说，吉隆坡是叶亚来开辟的，诗巫是黄乃裳开辟的，似乎只有这两个城市和华族有密切关系；实际上，大马许多城市、乡镇、街道的开辟以及早期的历史，都和华族有著血肉相连、休戚与共的关系。一部马来西亚史，其中半部就是华族史。对这段开垦史及发展史，华族新生的一代，所知非常有限，甚至完全蒙昧无知的也大有人在，这不不但是一件可惜的事，也是一件值得警惕的事。

十二年前笔者写了两部「南洋历史小说」——《青云传奇》及《石叻风云》，发表以后，反应甚佳，内心甚感快慰。《青云传奇》叙述马六甲早期华社的一段传奇历史，以甲必丹李为经生平事迹为主线；《石叻风云》描写新加坡上一个世纪华社的几项重大事件，以陈金声家族为小说之核心。希望通过小说，将我华族与这块土地的血肉关系重新展现在读者面前，使华族新生一代知道「生于斯，长于斯」，亦将「老于斯，葬于斯」，不会忘记自己的历史。

来香港任教以后，「以小说展现历史」的心愿一直耿耿于怀，只苦于无暇执笔。偶而回马，友人及学生频频问起，内心一直感到惭愧和内疚。

新山是我的故乡，是今天大马发展的一颗超级新星，经济高度发展，人口迅速膨胀。然而，在公元一八六六年以前，新山还是一个非常落后荒凉的小镇；在一八一九年莱佛士抵达新加坡时，新山根本还是「史前时代」！一八四〇年前后，天猛公依布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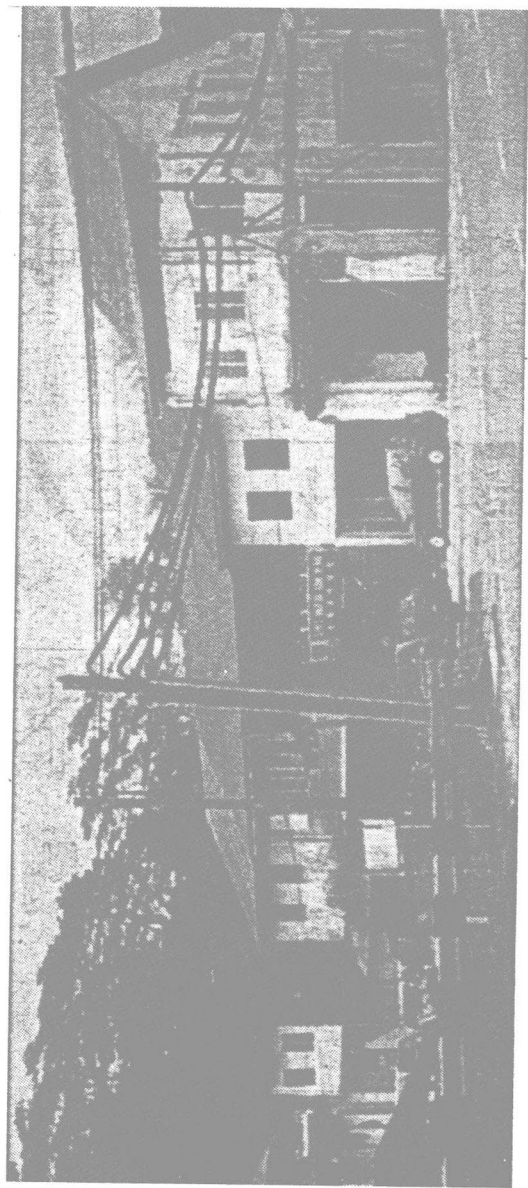
欣从新加坡及廖内群岛引进华资及华工后，新山才出现在历史舞台上；而新山第一位成功建港者，带领柔佛州走出蒙昧历史的人物，就是义兴领袖陈开顺了。继陈开顺之后，协助天猛公开辟新山及其他地区的，都是义兴的领袖。一八六六年，天猛公阿武巴加将这个城市的旧名「依士干达·布蒂里」（Iskandar Puteri）宣布为新名「新柔佛」（Johor Baru，即新山），并且立碑纪念，这个城市才在柔佛奠下领导的地位。

这篇小说，即叙述新山早年开辟的沧桑史，展现当年先人梯山航海、筚路蓝缕的冒险精神和创业毅力，也刻划当年华族社会和柔佛王室互动互利的良好关系，从而肯定华族对新山的开埠及发展的贡献。小说以私会党义兴公司的领袖陈开顺、陈旭年及林亚相及广府人黄亚福等人为主线，以天猛公依布拉欣父子为副线，展现先民开天辟地所面对的种种艰辛和祸难，华族在英国人与马来民族夹缝中求生的痛苦，在马来民族不同派系之间挣扎的困境和委屈，华族不同省籍方言之间的矛盾和冲突；小说也描写陈开顺如何协助天猛公平定麻坡之乱，天猛公如何迎娶华族妃子，黄亚福如何营救天猛公，天猛公如何答谢黄亚福，义兴公司如何创建柔佛古庙，如何使古庙成为祭神求福的公众场所，陈旭年如何陪伴天猛公到中国访问，并且得到光绪皇帝的赏赐等等事迹，使这些淹没在历史中的错综复杂的往事，一一重新展现在读者的眼前，让读者对新山史前及开埠史，有所认识。全文约十五馀万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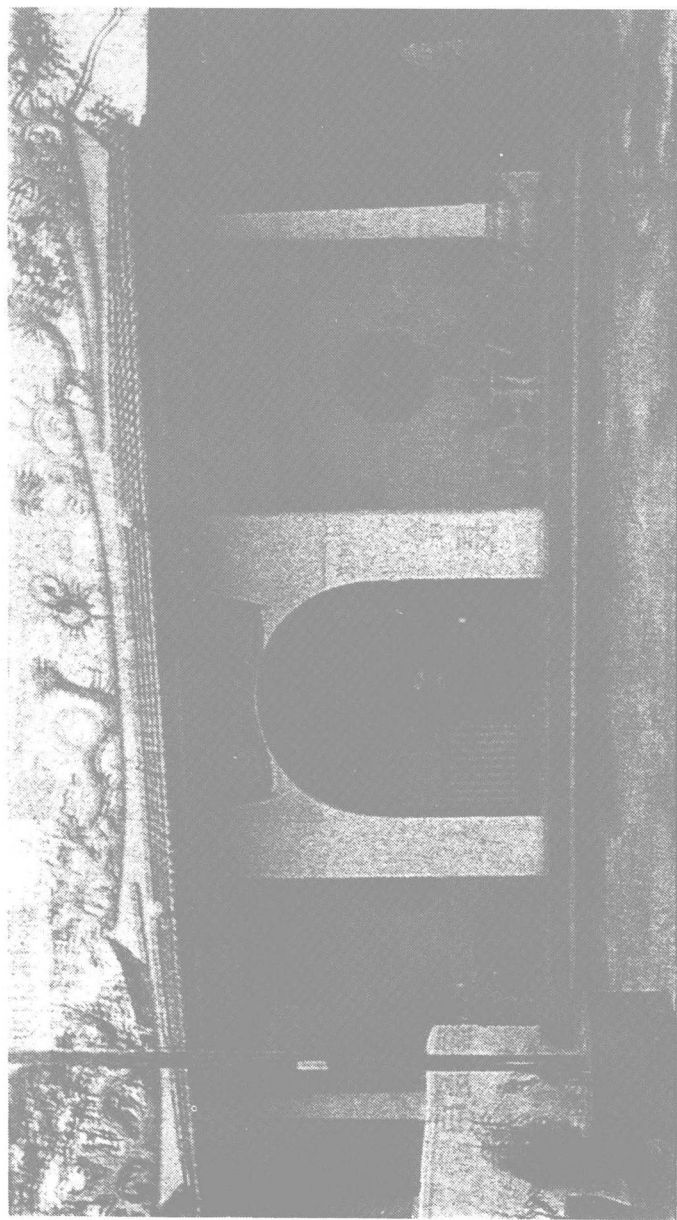
1999年12月5日郑良树志於香港中文大学



天猛公阿武巴加英姿。



昔日热闹繁华的陈厝港，今天冷落车马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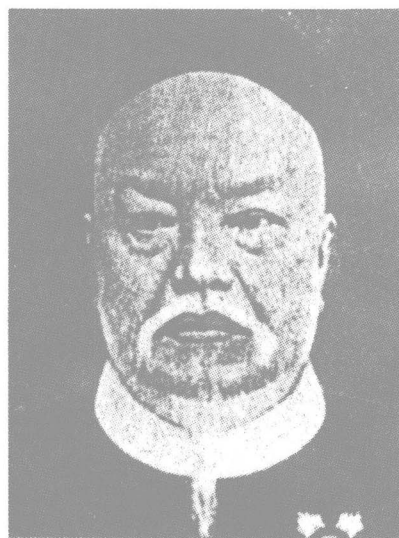


陈厝港的灵山宫，是陈开顺建立的。

身穿清朝官服的黄亚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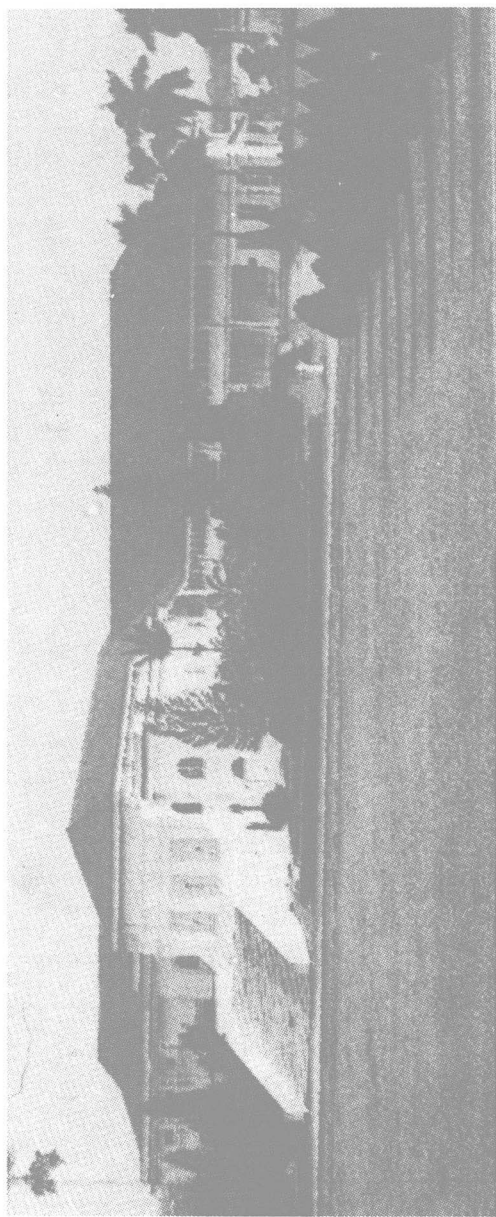
悬挂在新山广肇会馆礼堂内。
黄亚福最常见的一张照片，目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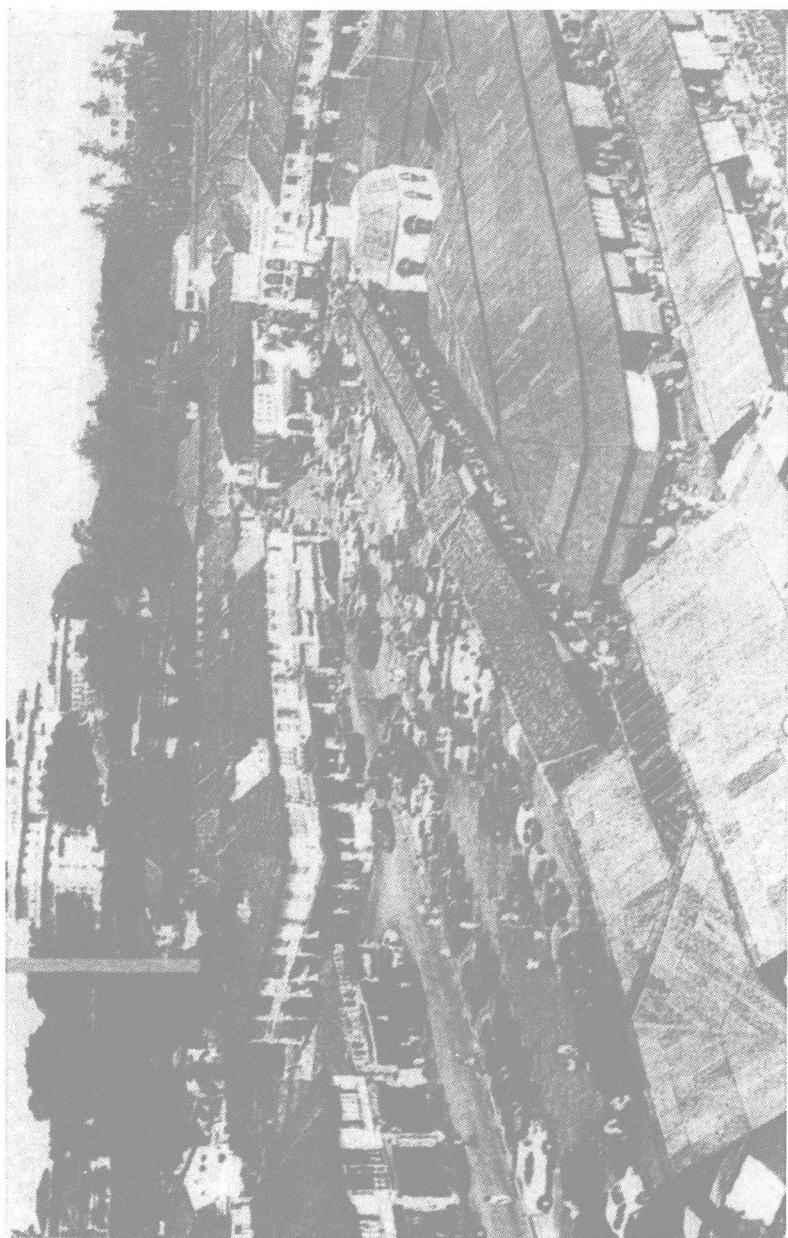
柔佛州最大的港主陈旭年
被封为华侨侨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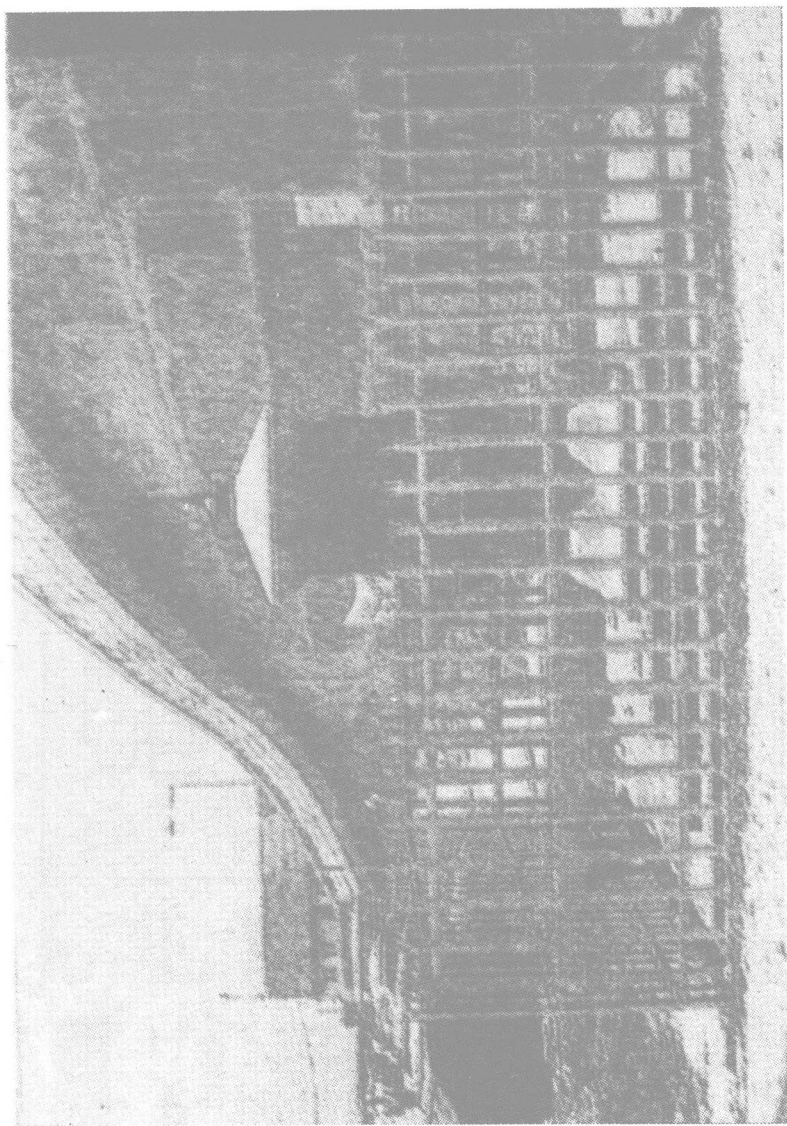
林亚相被称为「二哥」，
富甲一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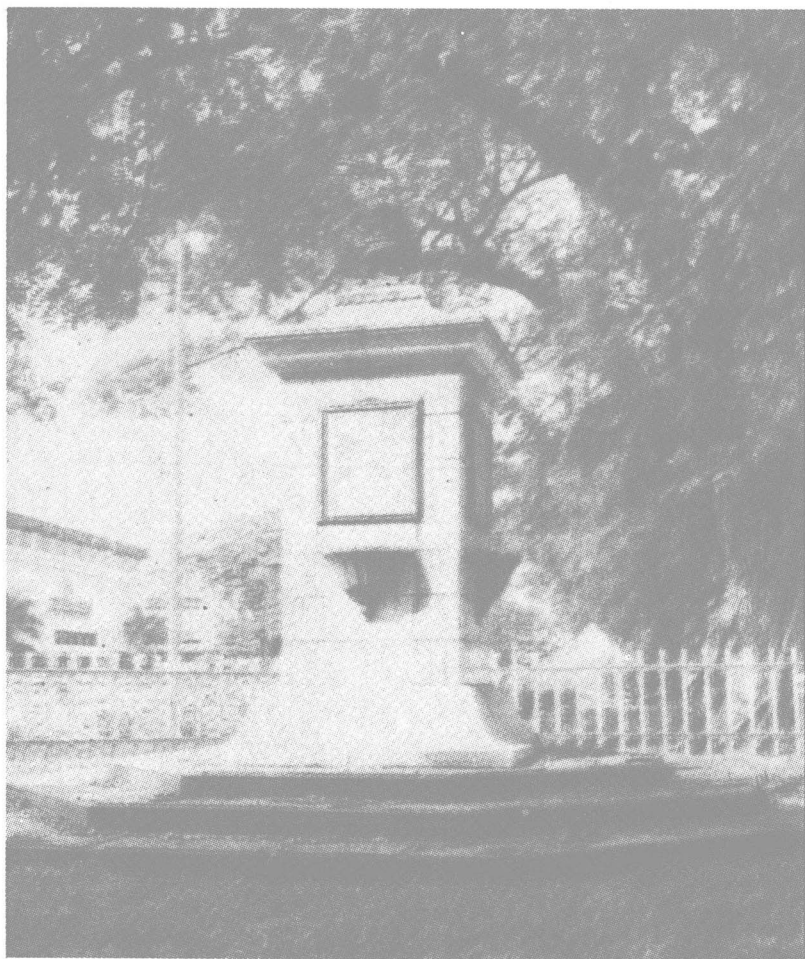
新山大皇宫是黄亚福兴建的，1864年由天猛公阿武巴巴加举行奠基礼，两年后竣工。今天，是新山宏伟的建筑之一。



新山第一座大巴刹，座落在纱玉街，是陈大存兴建的。



以四种语文书写的「新山开埠纪念碑」，原本安置在中央警署对面草坪内，今已移往他处。



用四种语文书写的「苏丹阿武巴加纪念碑」，清楚地誌明其生卒年月。

柔佛的新曙光

目录

前言	vii
----------	-----

图版

天猛公阿武巴加	ix
陈厝港街景	x
陈厝港灵山宫	xi
黄亚福、陈旭年、林亚相	xii
大皇宫	xiii
大巴刹	xiv
新山开埠纪念碑	xv
苏丹阿武巴加纪念碑	xvi

柔佛的新曙光	i
--------------	---

柔佛的新曙光

一

公元一八三四年（道光十四年）阴历七月十五日，当市镇上的人们正忙着举行盛大的普渡祭祀时，镇后泗文河（Sungei Sebong）的一条小街，却完全浸浴在嫖赌吸喝的声光色影中。

不过一条稀烂泥巴的小窄路，路旁歪歪倒倒地架着十几间破破烂烂的茅草木板屋，从远处的小码头望过去，尽是鬼影瞳瞳，彷彿甫从阴间释放出来的厉鬼，头戴草帽，身着褴褛麻衣，一跃一跃地从河里冒将出来，阴气森寒地蹲在哪里，准备收拾午夜焚化的纸钱银锭。

茅屋内灯火通红，人头攒动，吆喝声像凄厉的鬼啼，刺破这黑沉沉的荒山；有的茅屋却灯光暗晦，露出神秘妖冶的色脸，残酷地吞噬着弱女幽幽然的哭泣声，然后，让这荒野深山去消化、去烟散。这里有赌楼，有妓院，有让你醉的酒屋，有供你吸鸦片的烟馆，一年三百六十四天，这里夜夜升歌，日日人来人往，没有白天和晚上的分别，也没有新年和鬼节的划分，只有赌声酒声，只有烟味和胭脂味。

「总有一天，玉皇大帝会降下一把大火，把这些罪恶烧个乾淨！」码头上老一辈，看著年轻人像赶市集一般，船只一靠岸，就往哪街奔赴过去，总是摇著头，感喟地长叹着。

「阴历七月十五，连买些水果孝敬阴间那批兄弟都舍不得！……」不知是谁，站在小码头上诅咒着：「有报应！有报应！一定有报应的！」

「老乡……」站在旁边的另一名老者，低着嗓门说：「你少惹他们吧！他们后面谁在撑腰，你知道吗？」

「英雄都怕鬼来捉！像他们这些人，不过是外江屎桶——外雅内臭！」

泗文河在民丹岛（Bintang），为廖内的属地。继马六甲王朝后的廖内帝国，就以这片属地附近的岛屿为中心，而称霸于廖内及柔佛州一带的水域。如今，随着帝国的覆亡，这个岛屿也告衰落，就像水源枯竭后，绿洲转化为乾旱的沙漠一样。许多土绅豪族纷纷远走高飞，昔日繁华风采一去不返，然而，走不掉留下来的仍然要生活，依赖著这块乾瘪的土地生活下去。泗文河的两排小茅屋，就在这样的情形下，惨淡地生活下去。

这是个没人打理没人管辖的特区。人口大约五百余名，绝大部分都是潮州人，他们在这里垦荒，种蔬果，种甘蜜胡椒，沿河扎屋，疏疏落落二、三十户，形成一个自足的小群体，由「头人」承包。河口处有大厝一座，就是「头人」居住及办公的地方，河口附近的开垦区就叫「港脚」，所以，「头人」也称「港主」。赌馆、烟馆及妓楼等娱乐区就在港脚的后一排屋上。

已经是午夜过后的半个时辰了，焚化的纸钱银锭被山风吹得无影无踪了，然而，街上依然辉煌如白日，依然忙碌如新年，没有人愿意离开这个安乐窝，没有人愿意放弃发大财的欲望。甘蜜胡椒园的工作实在太辛苦了，清晨六点就被赶出门，六点半开工，一直忙到中午四点；做完了「正工」，还要忙「晏昼工」——额外工，一直忙到傍晚六点半，才收口喘口气。数一数一天所得，七除八扣之后，只得四、五分钱而已！想想园坵旁边的猪寮，那些一天睡到晚的猪只反而安逸逍遥，自己的命为什么那么苦呢！痛快地嫖赌吧！痛快地吸喝吧！管他什么唐山的亲人，又管他什么七月十五的鬼节——人都活不了，还管得了鬼！赌馆内一片喧嚣声，